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八佾篇」第八章。

【子夏問曰。巧笑倩兮。美目盼兮。素以為絢兮。何謂也。子曰。繪事後素。曰。禮後乎。子曰。起予者商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】

昨天我們學習到「八佾篇」的第八章書。這一章雪廬老人講得比較長，解釋得比較多，所以我們分兩次來學習。今天我們接昨天的來學習。雪廬老人當時講這一章也是有兩次，所以這裡接下來雪廬老人講，「必須再略略談一下上回說的」。從這一句我們可以知道，當時講這一章書也是分兩次講的，所以接上一次說的。

「吾列出三本注解。《集釋》，集各家的注釋，有好有壞，知對知不對，由此可以比較，而後知道其中的意義，這是一種讀書法。」雪廬老人接著上回說的，再給我們提出來，他老人家列出三本注解，就是《論語》的注解，他列出三本。有《集釋》，《集釋》這本註解是集各家的注釋。自古以來，注解《論語》的注釋，有好有壞，知對知不對，看了這個《集釋》可以比較，然後知道其中的意義，這個是一種讀書的方法。「用此來比較，漢儒注解規矩」，就是用《集釋》這本書來比較，漢儒注解《論語》就比較規矩。到宋儒程子、朱子有作比較，「程子開啟以自己意思解說經典的開端」，這個就沒有漢儒這麼規矩了。用自己的意思來解釋經的，是從宋朝程子開始。宋程子以前都依漢儒，這個注解是規矩的。

「以前吾講《論語》，志在教你們學禮貌，這一次就不是了。」雪廬老人這個《論語》不止講一次，最少兩次以上。以前講《論

語》就是教大家學習禮貌，這一次是他九十二歲的時候講的，那就不是了，同樣講《論語》，但是用意不同。「有總別二義，先說總，你們以前上學沒有學過道，孔子有孔子之道，所謂士志於道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我們沒有聽聞道，即使望道也沒有見到。」這一次的講解《論語》，雪廬老人重點是在道，就是在學道，跟上次就不同。

「若懂孔子之道，學佛比較容易。」這個話我們一定要留意，不能這樣輕易看過。所以有些學佛的人，認為我們學了佛還學儒幹什麼？這裡就給我們舉出來，你懂得孔子之道，學佛就容易。前面也跟大家匯報過了，學中國傳統文化是學佛的基礎，有了基礎來學佛，當然比較容易；沒有這個基礎，學佛那很困難。「你們有跟隨吾學佛三十餘年的人，頭十年確有往生的人，其次十年則漸衰，後十年便更衰了。佛法有正、像、末法三期，如今好似末法，聽聞雖然很多，但是沒有功夫，惟有增加迷惑而沒有伏斷煩惱，因為心不能改的緣故。今日猶如蓬蒿滿頭，再下去恐怕荊棘滿頭了。你們心理不改，所以吾講說《論語》。吾因中國文化而有助學佛，又因學佛而有助於懂得中國文化。吾依經而說，你們是人，要以修身為本，命終求往生，不必再來。」這一段話雪廬老人就給我們說明，為什麼他九十二歲還講《論語》。

之前也跟大家提到，有些學佛、念佛的人認為，我們念佛就好，何必再學《論語》？關鍵就在雪廬老人講的，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。所以雪廬老人到台灣三十幾年，頭十年的確往生的人比較多；再過十年那就少了；後十年，第三個十年就更衰了，一萬個念佛人難得有一個、二個真的往生，可能還不一定有。所以雪廬老人他用這個三十年來形容，好像佛法有正法、像法、末法三個時期，現在好像是末法了。聽經聞法的人雖然很多，聽也聽了很久，但是

沒有功夫。聽了很多，沒有功夫，唯有增加迷惑而已，沒有伏斷煩惱。這裡不講滅斷，我們淨土，伏斷煩惱就決定往生。如果沒有伏斷煩惱，那往生沒把握。其他法門都要滅斷煩惱，才能超越三界六道。淨土法門不必滅斷，但是需要伏斷，才能帶業往生。為什麼聽經聽這麼久，念佛沒有功夫？因為心不能改的緣故。所以念佛不改心，念佛的功德都被我們的煩惱障礙了。所以雪廬老人講，他為什麼再講說《論語》？就是幫助我們學佛、念佛的。因為懂得中國文化能幫助學佛，學佛又幫助我們懂得中國文化，可以說相得益彰。我們是人，要以修身為本，命終求往生西方，就不必再來六道輪迴了。這段話，我們大家可以把它節錄出來，常常看看。

「今日毒很多，惟有聰明人能解毒，解毒必須事先準備。準備什麼？《論語》與佛法。」聰明人能解毒，今天毒很多，那解毒必須事先準備，準備什麼呢？就是《論語》與佛法。這個是很重要的話，我們要好好記住。「可惜的是，你們未能信。共中有不共，必須自己有解藥。首先必須找老師，學佛與學孔子，除佛說以外都不聽。佛、孔子為我的老師，《論語》就是孔子之言，依著《論語》來實行。」我們學佛必學孔子。

「其次，你們都有障礙，所以學不入，因為你們的文學不行，二百餘注，你們能選擇嗎？」這個的確也是我們現在人的問題所在。「歧路中又有歧路。」這個《注解》那麼多，我們沒有能力選擇，因為就是文學不行。「若文理好，比較能不入歧路，所以必須懂文理。如至於犬馬章，懂得文理，便知犬馬不是指父母。」

「第三，考據，理能講得通便可以了，若要窮究它的源頭，則吾不能，說了對你們也沒用。你們要諦聽，吾沒有為你們說的，你們不可信。如禮後乎章，所講的意義為《禮器》上所說的，而宋儒引《考工記》，有這個道理嗎？」這又給我們舉出來宋儒錯誤的地

方。

「八佾這一篇多半采講禮的事情」，主要是講禮。「禮有五種，最重要的為祭禮，今日用的祭器、樂器等等都已經不是古代的，如何考據？」沒辦法考據了。「漢儒距離孔子時代才數百年，已經有講不對的了。我們今天距五四還不遠，誰能說明白？」

『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』「子曰：起予者商也。孔子的意思就是《禮器》上的意思，《禮器》云：忠信之人，可以學禮。這個意思就很完整了。有人以為忠信與禮是同一等的種種說法，那是無事生非，多生困擾。又有人說，忠信與禮，經傳之中有分開說，有合起來說，其實不必爭。如素都說是白，但也有分開講的，有合起來講的。我們不必像後儒批評子貢子夏的高低，我們夠不上資格批評。」

「子貢說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孔子使他更於樂道；而子貢說，《詩》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謂與？孔子告諸往而子貢知來者。子貢問的那一章，孔子是直說。這一章子夏說人，孔子說繪，子夏悟到禮，這是橫的，豎窮橫遍，平等平等。」

「只就意境高遠而論，漢詩不如周的《詩經》，周朝的詩不如擊壤歌的渾論元氣。但是就文理的明白來說，當以唐詩為最。你們每天學一、二首詩，研究他的作法，預備將來自己看書。吾就是用佛經的科判與作詩的方法，研究《論語》。」這雪廬老人他是用佛經的科判跟作詩的方法來研究《論語》。

「巧笑倩兮，這一章分三段，其實是四段。首先子夏只舉《詩經》，其次是孔子承接著舉繪事，再次則轉為禮後乎，最後合起來說，啟予者，商也，又合於最初所引的《詩經》。」

好，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

